

笔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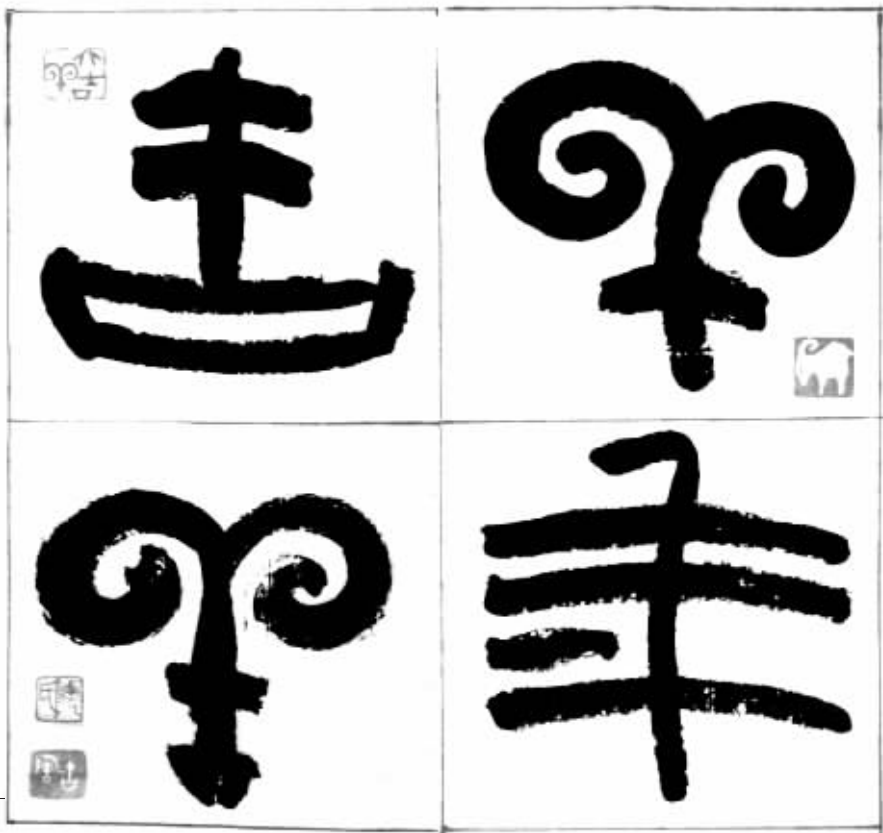
文/陶泰忠

以大篆笔意,写“羊年吉祥”,贺友人乙未新春。

文字出处:“羊”字,在甲骨、金文、楚帛中多见,选其一,简捷即可;“年”也多见,只是在甲金

楚,甚而古陶、秦瓦文字中,都太接近“季”字了,为免歧义,还是选了汉印中的年字;“吉”字,照搬金文;“祥”字晚出,至小篆可见,但今人写金文或篆刻,遇“祥”字,多

用“羊”字代之。
款识:右见羊生肖印一方;左上见“大吉祥”朱文印,左下有“陶氏”“古陶”朱、白印各一。■



羊年吉祥
书/陶泰忠

人就是江湖,你怎么退出?

文/柴妞

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开场之前,我右边的男士小声提醒他边上喋喋不休的女伴:别剧透。三个字说得我坐立不安,原来真的有人花钱看了好几遍,一个耳熟能详的样板戏故事,居然还有被剧透的可能。难道徐克拍了一部前所未有的《无间道》版暗黑系《威虎山》,剿匪英雄座山雕在天台摊牌,“对不住,我才是共跳的水线子”,遭到匪首杨子荣无情冷笑:“么哈么哈,谁会知道?!”

苦等140分钟,彩蛋一个也没有,鹌鹑蛋大小的也没有,最苦的是出了电影院根本无处吐槽。广告上说,爱爸妈就陪他们一起去看《智取威虎山》吧。2015年的新年,不合家欢乐脸红一阵黄一阵念叨两句黑话,都是不孝。因为爸妈,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滋养我们的盗版光盘,也因为电影频道轮回了那么多遍的黄飞鸿,我们硬硬朗朗地挺了徐克。一整年来,还没有哪一部电影,被这么知恩图报,这么整齐划一地点赞。

徐克的电影,贵在半途坐下来就能看,冰西瓜一样,图的是中间爽快,没人计较两头甜不甜。

重点是,现代戏可以容纳《林海雪原》无法植入的硬广告,一个简陋的KTV包房,一半的镜头给万达儿媳,另一半给小米电视。两分钟不到,徐克已经告诉你,他成熟了。

翻拍《智取威虎山》,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干砸的事情。因为你真的想不到一个更低的起点了。那个

年代没有条件做到的,脸谱化符号化空洞化的极致,徐克统统做到了。颜值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,浓眉大眼的是共军,丑到亲妈也疼不起来的去当土匪。八大金刚的脑袋,像用了不同厂家的膨大剂,每一个歪瓜裂枣各有风味。拥有红色声线的张涵予,一张嘴就集结号吹响,不能不让他演杨子荣。酒窝妹佟丽娅是千万宅男心目中的小白鸽。选角选得老少皆宜四平八稳,唯一的想象力,是请了梁家辉演座山雕,却又不动用一点他的演技。

没看过新版的《智取威虎山》,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瘦的老虎这么弱的匪。座山雕要武功没武功,要脑力没脑力。每一句对答如流的黑话都空洞。

“香港武打片”,曾经这五个字本身就代表了无所顾忌,可以伤及无辜,可以子弹不长眼睛。徐克曾经很懂得属于江湖的自嘲。黄飞鸿师傅从佛山进广州,没坐过火车,在餐车上晃得发晕,又不懂怎么吃西餐,一用起刀叉,身怀绝技的他,连哪只手是自己的也不清楚。闲中着色,才能精神百倍。可惜这种放松之处,新版《威虎山》里一处也没有。

《黄飞鸿》系列那种望尘莫及的好看,就像初恋一样一去不复返。过去我们对于关之琳的爱,全是徐克给的。娇滴滴喊飞鸿的十三姨,穿洋服美,换了马褂更美。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美的只有皮草。余男演的压寨夫人,一张红嘴唇还美不过杨子荣的紫色眼影。曲波的《林

海雪原》是样板戏的原著,写到营长与小女孩在灯下羞答答地谈情说爱,“万马军中一娇娜”,为多少人启了蒙。今天,演少剑波的林更新,经徐克一调教,风流少年一夜面瘫。面对小白鸽白茹同志的爱情,他像一堵墙一样不为所动。别用老版也无感情戏做借口,如果像老版一样束手束脚,还要一个新版干吗?

我们要徐克给的,就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:江湖。有江湖里该有的你死我活,有江湖该有的男欢女爱。充盈的欲望没有了,就像闹灾荒的夹皮沟,一揭开锅空荡荡的,了无生气。食物稀缺的那些桥段,迂腐到不忍直视。徐克拍不了好吃的,连“想吃”这么简单的一件事,也搞不明白。都说《智取威虎山》要好过《一步之遥》,可至少姜文让人流了口水。武七丢了上海富人的面子,因为一碗王婆刀鱼面,端出来超过五米就没了锅气。面啊,锅气啊,镜头没给却历历在目,即便是富人们的臭矫情,也比徐克多几分人在江湖的味道。

都说过去的香港没文化,今天的大陆缺思想,徐克先生倒好,一场狂欢,把文化和思想一锅烩,顿时就后现代起来。武侠不仅没迎来新的江湖,连香港电影原本三侠五义快意恩仇的旧江湖,也跟着一道泯灭。多少年前,《笑傲江湖》里,我行对令狐冲说的那几句话,我们还念念不忘,“有人就有恩怨,有恩怨就有江湖。人就是江湖,你怎么退出?”■

百年留馨“水仙花”

文/曾晓文(加拿大)



2013年2月,加拿大《环球邮报》上的一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:卑诗省大学的研究者玛丽·查普曼女士通过谷歌搜索,意外发现了北美华裔作家“水仙花”的一篇从未引起后人注意的作品,即1909年发表在《波西米亚》杂志上的短篇小说《阿拉斯加寡妇》。查普曼女士通过各种途径继续搜寻,不料发掘到一座文学宝库:水仙花的89篇作品,包括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。她相信还有一部水仙花的长篇小说仍在地下沉睡。这条消息令我慨然惊喜,多伦多的春天似乎提前绽放。我追寻水仙花的文字芬芳,开始一场奇妙的精神旅程,在日月更替中念兹在兹,缓缓靠近她的心灵。

水仙花,本名伊迪丝·伊顿(Edith Maude Eaton, 1865-1914)。其父是英国人,其母为华侨,共有16个子女,她是老二。她生于英国,作为罕见的欧亚混血儿,也许注定另类。她的父亲曾是商人,因和华裔结婚被逐出家门,只能以绘画为生。在她7岁那年,全家搬到纽约,短暂停留后,定居加拿大的蒙特利尔。她在少年时期开始英语写作,从1896年起用笔名“水仙花”发表作品。寒冬里的水仙花只需一碗清水,即展现生命,向世界回报美与清香,深受中国人喜爱。她的兄弟姐妹们竭力掩饰自身的华裔血统,而她以纯中式笔名励志明身。她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,在1912年把部分优秀作品收入《春香夫人》。这部作品集在出版后默默无闻,直到60多年后,才因其文学和历史价值大受研究者推崇。从此,水仙花被奉为“亚裔美国文学之母”。

水仙花是一位“世界人”。早在百年前,她的创作就已打破文化疆界。她自称“一手伸向东方,一手伸

向西方”,希望成为东西方一道“微不足道的桥梁”。在经历身份认同的痛苦之后,原本对立的中西方文化在她的笔下逐渐融合。从她的两百二十多篇作品中,尤其最新发现的文本,可以看出她的创作体裁多样,受众广泛,涉及美国、牙买加、欧洲、菲律宾、日本等诸多国家与地区。她靠写作生存,采用多个笔名,甚至用男子名发表作品。在男权社会中,不得不戴上一副面具,心中该有怎样的无奈?她又是一位孤独挣扎的行者,与贫困抗争,还为保持精神独立,一生未婚,颇受非议;为寻求写作事业的发展,辗转美国多地,最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凄然告别人世。她的文字香气穿越百年,在后代华裔文学的典籍中得到延续。宋代诗人刘克庄的诗《水仙花》:“岁华摇落物萧然,一种清风绝可怜。不许淤泥侵皓素,全凭风露发幽妍。”以此形容水仙花的精神和才华,可谓恰切。

百年沧桑之后,人类变得宽容,文化愈发兼容。我身居北美,作为一个第一代移民写作者,自然要幸运得多。我卸下一些族裔的和性别的枷锁,通过汉语文字寻觅精神归路,而旅途少了“水仙花式”的孤寂和挣扎。■

告别老家书房

文/老克

过节回高邮老家一趟,来去匆匆,岳父母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,不容易。好在黄家兄弟姐妹都在高邮,二老的晚年生活就像黄家小院墙上的凌霄花,朴实自然。

去了原来住的东台三巷三号,去书房清理一下旧书杂志,看到这些旧物有点感伤,也有点庆幸。这些书籍杂志都是靠当年可怜的工资省吃俭用购买的;也正是这些书,让我没有放弃内心的梦。

记得当年有位上海作家来我书房,见一县城小书匠,拥有《收获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文汇报》等,这与他在上海的阅读是同步的。其实,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,在高邮还有很多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高邮的文风很盛,记得汪曾祺先生三次来故乡,成了街坊巷议的新闻,连大街上打烧饼的、拖板车的都在谈论汪曾祺,一个作家,能在民间享受这样的礼遇,空前绝后。汪先生回故乡的三次报告会我都有幸参加。

纪念汪曾祺的最好形式,就是重读他的书。

这次在老家旧书中,发现一本《汪曾祺散文随笔》,书价只有5.80元。汪曾祺出生在旧式家庭,受的是民国教育。如今民国小学课本的出版很热,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孩子还原成童心未泯的孩子。

汪老写他的三个母亲(杨氏生母、张氏继母、任氏继母),这三个不同版本的母亲,简直就是三本母性教科书。杨氏是读书女子,举手

投足是“雅”,张氏是乡村女子,吃苦耐劳是“勤”,任氏是大家闺秀,平淡如水是“知”,三个不同版本的母爱成全了汪曾祺,使他成为一个温情的人道主义者。

我是相信“爱是修行”的。价值观念再混乱,汪老依旧“以不变应万变”,写自己爱写的文字。有时候,人的眼光,定力比才华更重要。

他最后一次回高邮,一个细节让人震惊。那天晚上到宾馆已很晚,他执意要先回家看看娘——继母任氏,到了家门口,汪老跪下来喊一声:“娘——”。

这一跪,为我们上了生动一课!当年我的住所,与汪老故居一河之隔。我常去拜访他的妹夫金医师,谈论的话题多为汪曾祺。

怀念那段在老家读书的日子。然而经商浪潮卷得人心不安,1995年,我踏上了南下的列车……

为了谋生做过秘书、跑过广告、当过记者,最艰难的时候,我会提醒自己:我是汪曾祺故乡的人。回老家过年,保留节目就是独自在高邮大街小巷行走。父亲过世后我回来少了,但每次回来一定要吃高邮面,洗高邮澡,拜魁星阁,当然我更爱夜晚在老街深巷行走,因为那些夜色里忽明忽暗的老房子,才是故乡的记忆模样,才是汪曾祺笔下的场景!

如今我在南京有了自己的书房,面对老家那些旧书,我决意要把它们带走,因为它们见证了我的青春岁月!■